

曹禺

·
代表作

〈下〉



原野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中国现代文学馆◎编

华夏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曹禺代表作

原 野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沐定胜 编选

華夏出版社

2008年·北京

目 录

原野(三幕剧)	1
《原野》附记	138
北京人(三幕剧)	139
曹禺主要著译书目	277

原 野

(三 幕 剧)

人 物

仇 虎——一个逃犯。

白傻子——小名狗蛋，在原野里牧羊的白痴。

焦大星——焦阎王的儿子。

焦花氏——焦大星新娶的媳妇。

焦 母——大星的母亲，一个瞎子。

常 五——焦家的客人。

(第三幕登场人物另见该幕人物表)

时 间

秋天

序幕 原野铁道旁。

——立秋后一天傍晚。

第一幕 焦阎王家正屋。

——序幕十日后，下午六时。

第二幕 景同第一幕。

——同日，夜九时。

——同日，夜十一时。

第三幕 (时间紧接第二幕)

第一景 黑林子，岔路口。

——夜一时后。

第二景 黑林子，林内洼地。

——夜二时后。

第三景 黑林子，林内水塘边。

——夜三时后。

第四景 黑林子，林内小破庙旁。

——夜四时后。

第五景 景同序幕，原野铁道旁。

——破晓，六时后。

序 幕

秋天的傍晚。

大地是沉郁的，生命藏在里面。泥土散着香，禾根在土里暗暗滋长。巨树在黄昏里伸出乱发似的枝桠，秋蝉在上面有声无力地振动着翅翼。巨树有庞大的躯干，爬满年老而龟裂的木纹，矗立在莽莽苍苍的原野中，它象征着严肃、险恶、反抗与幽郁，仿佛是那被禁桎的普饶密休士，羁绊在石岩上。他背后有一片野塘，淤积油绿的雨水，偶尔塘畔簌落簌落地跳来几只青蛙，相率扑通跳进水去，冒了几个气泡；一会儿，寂静的暮色里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一阵断续的蛙声，也很寂寞的样子。巨树前，横着垫高了的路基，铺着由辽远不知名的地方引来的两根铁轨。铁轨铸得象乌金，黑黑的两条，在暮靄里闪着亮，一声不响，直伸到天际。它们带来人们的痛苦、快乐和希望。有时巨龙似的列车，喧赫地叫嚣了一阵，喷着火星乱窜的黑烟，风掣电驰地飞驰过来。但立刻又被送走了，还带走了人们的笑和眼泪。陪伴着这对铁轨的有道旁的电线杆，一根接连一根，当野风吹来时，白磁箍上的黑线不断激出微弱的呜呜的声浪。铁轨基道斜成坡，前面有墓碑似的哩石，有守路人的破旧的“看守阁”，有一些野草，并且堆着些生锈的铁轨和枕木。

在天上，怪相的黑云密匝匝遮满了天，化成各色狰狞可怖的形状，层层低压着地面。远处天际外逐渐裂成一张血潮似的破口，张着嘴，泼出幽暗的赭红，象噩梦，在乱峰怪石的黑云层堆点染成万千诡异艳怪的色彩。

地面依然昏暗暗，渐渐升起一层灰雾，是秋暮的原野，远远望见一所孤独的老屋，里面点上了红红的灯火。

大地是沉郁的。

〔开幕时，仇虎一手叉腰，背倚巨树望着天际的颜色，喘着气，一哼也

不哼。青蛙忽而在塘边叫起来。他拾起一块石头向野塘掷去，很清脆地落在水里，立时蛙也吓得不敢响。他安了心，蹲下去坐，然而树上的“知了”又舌噪地闹起，他仰起头，厌恶地望了望，立起身，正要又取一个石块朝上——遥远一声汽笛，他回转头，听见远处火车疾驰过去，愈行愈远，夹连几声隐微的汽笛。他扔下石块，嘘出一口气，把宽大无比的皮带紧了紧，一只脚在那满沾污泥的黑腿上擦弄，脚踝上的铁镣恫吓地响起来。他陡然又记起脚上的赘累。举起身旁一块大石在铁镣上用力擂击。巨石的重量不断地落在手上，捣了腿骨，血殷殷的，他蹙着黑眉，牙根咬紧，一次一次捶击，喘着，低低地咒着。前额上渗出汗珠，流血的手擦过去。他狂喊一声，把巨石掷进塘里，喉咙哽噎象塞住铅块，失望的黑脸仰朝天，两只粗大的手掌死命乱绞，想挣断足踝上的桎梏。]

[远处仿佛有羊群奔踏过来，一个人“哦！哦！”地吆喝，赶它们回栏，羊们乱窜，哀伤地咩咩着，冲破四周的寂静。他怔住了，头朝转那声音的来向，惊愕地谛听。他蓦然跳起来，整个转过身来，面向观众，屏住气息瞩望。——这是一种奇异的感觉，人会惊怪造物者怎么会想出这样一个丑陋的人形：头发象乱麻，硕大无比的怪脸，眉毛垂下来，眼烧着仇恨的火。右腿打成瘸跛，背凸起仿佛藏着一个小包袱。筋肉暴突，腿是两根铁柱。身上一件密结纽袷的蓝布褂，被有刺的铁丝戳些个窟窿，破烂处露出毛茸茸的前胸。下面围着“腰里硬”，——一种既宽且大的黑皮带，——前面有一块瓦大的铜带扣，贼亮贼亮的。他眼里闪出凶狠，狡恶，机诈与嫉恨，是个刚从地狱里逃出来的人。]

[他提起脚跟眺望，人显明地向身边来。“哦！哦！”吆喝着，“咩！咩！”羊们拥挤着，人真走近了，他由轨道跳到野塘坡下藏起。]

[不知为什么传来一种不可解的声音，念得很兴高采烈的！“漆叉卡叉，漆叉卡叉，漆叉卡叉，漆叉卡叉，吐兔图吐，吐兔图吐，吐兔图吐，吐兔图吐，……”一句比一句有气力，随着似乎顿足似乎又在疾跑的音响。]

[于是白傻子涨得脸通红，挎着一筐树枝，右手背着斧头，由轨道上跳跳蹦蹦地跑来。他约莫有二十岁，胖胖的圆脸，哈巴狗的扁鼻子，一对老鼠眼睛，眨个不停。头发长得很低，几乎和他那一字眉连接一片。笑起来眼眯成一道缝。一张大嘴整天呵呵地咧着；如若见着好吃好看的东

西，下颚便不自主地垂下来，时尔还流出涎水。他是个白痴，无父无母，寄在一个远亲的篱下，为人看羊，斫柴，做些零碎的事情。]

白傻子（兴奋地跑进来，自己就象一列疾行的火车）漆叉卡叉，漆叉卡叉，……（忽尔机车喷黑烟）吐兔图吐，吐兔图吐，吐兔图吐，……（忽尔他翻转过来倒退，两只臂膊象一双翅膀，随着嘴里的“吐兔”，一扇一扇地——哦，火车在打倒轮，他拚命地向后退，口里更热闹地发出各色声响，这次“火车头”开足了马力。然而，不小心，一根枕木拦住了脚，扑通一声，“火车头”忽然摔倒在轨道上，好痛！他咧着嘴似哭非哭地，树枝撒了一道，斧头溜到基道下，他手搁在眼上，大嘴里哇哇地嚎一两声，但是，摸摸屁股，四面望了一下，没人问，也没人疼，并没人看见。他回头望望自己背后，把痛处揉两次，立起来，仿佛是哄小孩子，吹一口仙气，轻轻把自己屁股打一下，“好了，不痛了，去吧！”他唏唏地似乎得到安慰。于是又——）漆叉卡叉，漆叉卡叉……（不，索性放下筐子，两只胳膊是飞轮，眉飞色舞，下了基道的土坡，在通行大车的土道上奔过来，绕过去，自由得如一条龙）漆叉卡叉，吐兔图吐，吐兔图吐，吐兔图吐……（更兴奋了，他咋圆了嘴，学着机车的汽笛）呜——呜——呜。漆叉卡叉，吐兔图吐。呜——呜——呜——（冷不防，他翻了一个跟斗）呜——呜——呜——（看！又翻了一个）呜——呜——呜——，漆叉卡叉，吐兔图吐，——呜——呜——（只吹了一半，还遥遥传来一声低声而隐微的机车笛，他忽而怔住，出了神。他跑上基道，横扒在枕木上，一只耳紧贴着铁轨，闭上眼，仿佛谛听着仙乐，脸上堆满了天真的喜悦）呵呵呵！（不自主地傻笑起来）

[从基道后面立起来仇虎，他始而惊怪，继而不以为意地走到白傻子的身旁。]

仇虎 喂！（轻轻踢着白傻子的头）喂！你干什么？

白傻子（谛听从铁轨传来远方列车疾行的声音，阖目揣摩，很幸福的样子，手拍着轮转的律，低微地）漆叉卡叉，漆叉卡叉，……（望也没有望，只不满意地伸出臂膊晃一晃）你……你不用管。

仇虎（踹踹他的屁股）喂，你听什么？

白傻子（不耐烦）别闹！（用手摆了摆）别闹！你听，火车头！（指轨道）在里面！火车！漆叉卡叉，漆叉卡叉，漆叉卡叉，……（不由更满足起来，

耳朵抬起来，仰着头，似乎在回味）吐兔图吐，吐兔图吐！（快乐地忘了一切，向远处望去，一个人喃喃地）嗯——火车越走越远！越走越远！吐兔图吐，吐兔图吐，……（又把耳朵贴近铁轨）

仇 虎 起来！（白不听，又用脚踢他）起来！（白仍不听，厉声）滚起来！（一脚把傻子踹下土坡，自己几乎被铁镣绊个跟头）

白傻子 （在坡下，恍恍惚惚拾起斧头，一手抚摸踢痛了的屁股，不知所云地呆望着仇虎）你……你……你踢了我。

仇 虎 （狞笑，点点头）嗯，我踢你！（一只脚又抬到小腿上擦痒，铁镣沉重地响着）你要怎么样？

白傻子 （看不清楚那踹人的怪物，退了一步）我……我不怎么样。

仇 虎 （狠恶地）你看得见我么？

白傻子 （疑惧地）看……看不清。

仇 虎 （走出巨树的暗荫，面向天际）你看！（指自己）你看清了么？

白傻子 （惊骇地注视着仇虎，死命地“啊”了一声）妈！（拖着斧头就跑）

仇 虎 （霹雳一般）站住！

〔白傻子瘫在那里，口里流着涎水，眼更眨个不停。〕

仇 虎 （恶狠地）妈的，你跑什么？

白傻子 （解释地）我……我没有跑！

仇 虎 （指自己，愤恨地）你看我象个什么？

白傻子 （盯着他，怯弱地）象……嗯，……象——（抓抓头发）反正——（想想，摇摇头）反正不象人。

仇 虎 （牙缝里喷出来）不象人？（迅雷似地）不象人？

白傻子 （吓住）不，你象，你象，象，象。

仇 虎 （狞笑起来，忽然很柔和地）我难看不难看？你看我丑不丑？

白傻子 （不知从哪里来了这么一点聪明，睁大眼睛）你……你不难看，不丑。（然而——）

仇 虎 （暴躁地）谁说我不丑！谁说我不丑！

白傻子 （莫明其妙）嗯，你丑！你——丑得象鬼。

仇 虎 那么，（向白傻子走去，脚下铛银作响）鬼在喊你，丑鬼在喊你。

白傻子 （颤抖地）你别来！我……我自己过去。

仇 虎 来吧！

白傻子（疑惧地，拖着不愿动的脚步）你……你从哪儿来的。

仇虎（指远方）天边！

白傻子（指着轨道）天边？从天边？你也坐火车？（慢慢地）漆叉卡叉，吐兔图吐？（向后退，一面回头，模仿火车打倒轮）

仇虎（明白狞笑）嗯，“漆叉卡叉，漆叉卡叉”！（也以手做势，开起火车，向白傻子走近）吐兔图吐，吐兔图吐。（进得快，退得慢，火车碰上火车，仇虎蓦地抓着白傻子的手腕，一把拉过来）你过来吧！

白傻子（痛楚地喊了一声，用力想挣出自己，乱嚎）哦！妈，我不跟你走，我不跟你！

仇虎（斜眼盯着他）好，你会“漆叉卡叉”，你看，我跟你来个（照着白胸口一拳，白啊地叫了一声，仇虎慢悠悠地）吐——兔——图——吐！（凶恶地）把斧头拿给我！

白傻子（怯弱地）这……这不是我的。（却不自主把斧头递过去）

仇虎（抢过斧头）拿过来！

白傻子（解释地）我……我……（翻着白眼）我没有说不给你。

仇虎（一手拿着斧头，指着脚镣）看见了么？

白傻子（伸首，大点头）嗯，看见。

仇虎 你知道这是什么？

白傻子（看了看，抹去唇上的鼻涕，摇着头）不，不知道。

仇虎（指着铁镣）这是镬子——金镬子！

白傻子（随着念）镬子——金镬子！

仇虎 对了！（指着脚）你跟我把这副金镬敲下来。（又把斧头交还他）敲下来，我要把它赏给你戴！

白傻子 给我戴？这个？（摇头）我不，我不要！

仇虎（又把斧头抢到手，举起来）你要不要？

白傻子（眨眨眼）我……我……我要……我要！

〔仇蹲在轨道上，白倚立土坡，仇正想坐下，伸出他的腿。〕

仇虎（猜疑地）等等！你要告诉旁人这副金镬子是我的，我就拿这斧头劈死你。

白傻子（不明白，但是——）嗯，嗯，好的，好的。（又收下他的斧头）

仇虎（坐在轨道上，双手撑在背后的枕木上，支好半身的体重，伸开了腿，

望着白)你敲吧!

白傻子 (向铁镣上重重打了一下,只一下,他停住了,想一想)可……可是这斧头也……也不是你的。

仇 虎 (不耐烦)知道,知道!

白傻子 (有了理)那你不能拿这斧子劈死我。(跟着站起来)

仇 虎 (跳起,抢过他的斧头,抡起来)妈,这傻王八蛋,你跟我弄不弄?
〔野地里羊群又在哀哀地呼唤。〕

白傻子 (惧怯地)我……我没有说不跟你弄。(又接过斧头,仇虎坐下来,白傻子蹲在旁边,开始一下两下向下敲)

〔野塘里的青蛙清脆地叫了几声。〕

白傻子 (忽然很怪异地看着仇虎)你怎么知道我……我的外号。

仇 虎 怎么?

白傻子 这儿的人要我干活的时候,才叫我白傻子。做完了活,总叫我傻王八蛋。(很亲切地又似乎很得意地笑起来)唏!唏!唏!(在背上抓抓痒又敲下去)

仇 虎 (想不到,真认不出是他)什么,你——你叫白傻子。

白傻子 嗯,(结结巴巴)他们都不爱理我,都叫我傻王八蛋,可有时也……也叫我狗……狗蛋。你看,这两个名字哪个好?(得不着回答,一个人叨叨地)嗯,两个都叫,倒……倒也不错,可我想还是狗……狗蛋好,我妈活着就老叫我狗蛋。她说,你看,这孩子长得狗……狗头狗脑的,就叫他狗……狗蛋吧,长……长得大。你看,我……我小名原来叫……叫……(很得意地拍了自己的屁股一下)叫狗蛋!唏!唏!唏(笑起来,又抹一下子鼻涕)

仇 虎 (一直看着他)狗蛋,你叫狗蛋!

白傻子 嗯,狗蛋,你……你没猜着吧!(得意地又在背上抓抓)

仇 虎 (忽然)你还认识我不认识我?

白傻子 (望了一会,摇头)不,不认识。(放下斧头)你……你认识我?

仇 虎 (等了一刻,冷冷地)不,不认识。(忽然急躁地)快,快点敲,少说废话,使劲!

白傻子 天快黑了!我看不大清你的锄头。

仇 虎 妈的,这傻王八蛋。你把斧头给我,你跟我滚。

白傻子 （站起）给你？（高举斧头）不，不成。这斧头不是我的。这斧头是焦……焦大妈的。

仇 虎 你说什么？（也站起）

白傻子 （张口结舌）焦……焦大妈！她说，送……送晚了点，都要宰……宰了我。（摸摸自己的颈脖，想起了焦大妈，有了胆子，指着仇虎的脸）你……你要是把她的斧头抢……抢走，她也宰……宰了你！（索性吓他一下，仿佛快刀从头颈上斩过，他用手在自己的颈上一摸）喳——喳——喳！就这样，你怕不怕？

仇 虎 哦，是那个瞎老婆子？

白傻子 （更着重地）就……就是那个瞎老婆子，又狠又毒，厉害着呢！

仇 虎 她还没有死？

白傻子 （奇怪）没有，你见过她？

仇 虎 （沉吟）见过。（忽然抓着白傻子的胳膊）那焦老头子呢？

白傻子 （瞪瞪眼）焦老头子？

仇 虎 就是她丈夫，那叫阎王，阎王的。

白傻子 （恍然）哦，你说阎王啊，焦阎王啊。（不在意地）阎王早进……进了棺材了。

仇 虎 （惊愕得说不出话来）什——么？（立起）

白傻子 他死了，埋了，入了土了。

仇 虎 （狠恶地）什么？阎王进了棺材？

白傻子 （不在心）前两年死的。

仇 虎 （阴郁地）死了！阎王也有一天进了棺材了。

白傻子 嗯，（不知从哪里听来的）光屁股来的光屁股走，早晚都得入土。

仇 虎 （失望地）那么，我是白来了，白来了。

白傻子 （奇怪地）你……你找阎王干……干什么？

仇 虎 （忽然回转头，愤怒地）可他——他怎么会死？他怎么会没有等我回来才死！他为什么不等我回来！（顿足，铁镣相撞，疯狂地乱响）不等我！（咬紧牙）不等我！抢了我们的地！害了我们的家！烧了我们的房子，你诬告我们是土匪，你送了我进衙门，你叫人打瘸了我的腿。为了你我在这狱里整整熬了八年。你逃到这个地方，改名换姓躲着我们，等到我来了，你伸伸脖子死了，你会死了！

白傻子 （莫明其妙，只好——）嗯，死了！

仇 虎 （举着拳手，压下声音）偷偷地你就死了。（激昂起来）可我怎么能叫你死，叫你这么安逸地死了。我告诉你，阎王，我回来了，我又回来了，阎王！杀了我们，你们就得偿命；伤了我们，我们一定还手。挖了我的眼睛，我也挖你的。你打瘸了我的腿，害苦了我们这一大堆人，你想，你在这儿挖个洞偷偷死了，哼，你想我们会让你在棺材里安得了身！哦，阎王，你想得太便宜了！

白傻子 （诧异）你一个念叨些什么？你还要斧子敲你这锄子不要？

仇 虎 （想起当前的境界）哦，哦，要……要！（暴烈地）你可敲啊！

白傻子 （连忙）嗯，嗯！（啐口吐沫，举起斧子敲）

仇 虎 那么，他的儿子呢？

白傻子 谁？

仇 虎 我说阎王的儿子，焦大星呢？

白傻子 （不大清楚）焦……焦大星？

仇 虎 就是焦大。

白傻子 （恍然）他呀！他刚娶个新媳妇，在家里抱孩子呢。

仇 虎 又娶了个媳妇。

白傻子 （呲着白牙）新媳妇长得美着呢，叫……叫金子。

仇 虎 （惊愕）金子！金子！

白傻子 嗯，你……你认识焦大？

仇 虎 嗯，（狞笑）老朋友了，（回想）我们从小，这么大（用手比一下）就认识。

白傻子 那我替你叫他来，（指远远那一所孤独的房屋）他就住在那房子里。（向那房屋跑）

仇 虎 （厉声）回来！

白傻子 干——干什么？

仇 虎 （伸出手）把斧头给我！

白傻子 斧头？

仇 虎 我要自己敲开我这副金锄子送给焦老婆子戴。

白傻子 （又倔强起来）可这斧头是焦——焦——焦大妈的。

仇 虎 （不等他说完，走上前去，抢斧头）给我。

白傻子（伸缩头，向后退）我！我不。（仇虎逼过去）

仇虎（抢了斧头，按下白的头颈，似乎要斫下去）你——你这傻王八蛋。

〔轨道右外听见一个女人说话，旁边有个男人在旁边劝慰着。〕

白傻子（挣得脸通红）有——有人！

仇虎（放下手倾听一刻，果然是）狗蛋，便宜你！

白傻子（遇了大赦）我走了？

仇虎（又一把抓住他）走，你跟着我来！

〔仇拉着白走向野塘左面去，白狼狈地跟随着，一会儿隐隐听见斧头敲铁镣的声音。〕

〔由轨道左面走上两个人。女人气冲冲地，一句话不肯说，眉头藏着泼野，耳上的镀金环子铿铿地乱颤。女人长得很妖冶，乌黑的头发，厚嘴唇，长长的眉毛，一对明亮亮的黑眼睛里面蓄满魅惑和强悍。脸生得丰满，黑里透出健康的褐红；身材不十分高，却也娉娉婷婷，走起路来，顾盼自得，自来一种风流。她穿着大红的裤袄，头上梳成肥圆圆的盘髻。腕上的镀金镯子骄傲地随着她走路的颤摇摆动。她的声音很低，甚至于有些哑，然而十分入耳，诱惑。〕

〔男人（焦大星）约莫有三十岁上下，短打扮，满脸髭须，浓浓的黑眉，凹进去的眼，神情坦白，笑起来很直爽明朗。脸色黧黑，眉目间有些忧郁，额上时尔颤跳着蛇似的青筋。左耳悬一只铜环，是他父亲——阎王——在神前为他求的。他的身体魁伟，亮晶的眼有的是宣泄不出的热情。他畏惧他的母亲，却十分爱恋自己的艳丽的妻，妻与母为他尖锐的争斗使他由苦恼而趋于怯弱。他现在毫不吃力地背着一个大包袱，稳稳地迈着大步。他穿一件深灰的裤褂，悬着银表链，戴一顶青毡帽，手里握着一根小树削成的木棍，随着焦花氏走来。〕

焦大星（那男人）金子！

焦花氏（不理，仍然向前走）

焦大星（拉着她）金子，你站着。

焦花氏（甩开他）你干什么？

焦大星（恳求地）你为什么不说话。

焦花氏（瞋目地）说话？我还配说话？

焦大星（体贴地）金子，你又怎么啦？谁得罪了你？

焦花氏 （立在轨道上）得罪了我？谁敢得罪了我！好，焦大的老婆，有谁敢得罪？

焦大星 （放下包袱）好，你先别这么说话，咱们俩说明白，我再走。

焦花氏 （斜眼望着他）走？你还用着走？我看你还是好好地回家找你妈去吧？

焦大星 （明白了一半）妈又对你怎么啦？

焦花氏 妈对我不怎么！（奚落地）哟，焦大多孝顺哪！你看，出了门那个舍不得妈丢不下妈的样子，告诉妈，吃这个，穿那个，说完了说，嘱咐，又嘱咐，就象你一出门，虎来了要把她叼了去一样。哼，你为什么不倒活几年长小了，长成（两手一比）这么点，到你妈怀里吃碴儿去呢！

焦大星 （不好意思，反而解释地）妈——妈是个瞎子啊！

焦花氏 （头一歪，狠狠地）我知道她是个瞎子！（又嘲笑地）哟，焦大真是个孝子，妈妈长，妈妈短，跟妈带这个，跟妈带那个；我跟你到县里请一个孝子牌坊，好不好？（故意叹口气）唉，为什么我进门不就添个孩子呢？

焦大星 （吃一惊）你说什么？进门添孩子？

焦花氏 （瞟他一眼）你别吓一跳，我不是说旁的。我说进门就跟你添一个大小子，生个小焦大，好叫他象你这样地也孝顺孝顺我。哼，我要有儿子，我就要生你这样的，（故意看着焦大）是不错！

焦大星 （想骂她，但又没有话）金子，你说话总是不小心，就这句话叫妈听见了又是麻烦。

焦花氏 （强悍地）哼，你怕麻烦！我不怕！说话不小心，这还是好的，有一天，我还要做给她瞅瞅。

焦大星 （关心地）你——你说你做什么？

焦花氏 （任性泼野）我做什么？我是狐狸精！她说我早晚就要养汉偷人，你看，我就做给她瞧瞧，哼，狐狸精？

焦大星 （不高兴）怎么，你偷人难道也是做给我瞧瞧。

焦花氏 你要是这么待我，我就偷——

焦大星 （立起，一把抓着花氏的手腕，狠狠地）你偷谁？你要偷谁？

焦花氏 （忽然笑咪咪地）别着急，我偷你，（指着她丈夫的胸）我偷你，我的小白脸，好不好？

焦大星 （忍不住笑）金子，唉，一个妈，一个你，跟你们俩我真是没有法子。

焦花氏 （翻了脸）又是妈，又是你妈。你怎么张嘴闭嘴总离不开你妈，你妈是

你的影子，怎么你到哪儿你妈也到哪儿呢？

焦大星 （坐在包袱上，叹一口长气）怪，为什么女人跟女人总玩不到一块去呢？

〔塘里青蛙又叫了几声，来了一阵风，远远传来野鸟的鸣声。〕

焦花氏 （忽然拉起男人的手）我问你，大星，你疼我不疼我？

焦大星 （仰着头）什么？

焦花氏 （坐在他身旁）你疼我不疼我？

焦大星 （羞涩地）我——我自然疼你。

焦花氏 （贴近一些）那么，我问你一句话，我说完了你就得告诉我。别含糊！

焦大星 可是你问——问什么话？

焦花氏 你先别管，你到底疼我不？你说不说？

焦大星 （摇摇头）好，好，我说。

焦花氏 （指着男人的脸）一是一，二是二，我问出口，你就地就得说，别犹疑！

焦大星 （急于知道）好，你快说吧。

焦花氏 要是我掉在河里，——

焦大星 嗯。

焦花氏 你妈也掉在河里，——

焦大星 （渐明白）哦。

焦花氏 你在河边上，你先救哪一个？

焦大星 （窘迫）我——我先救哪一个？

焦花氏 （眼直盯着他）嗯，你先救哪一个，是你妈，还是我？

焦大星 我……我——（抬头望望她）

焦花氏 （迫待着）嗯？快说，是你妈？还是我？

焦大星 （急了）可——可哪会有这样的事？

焦花氏 我知道是没有。（固执地）可要是有的呢，要是有的，你怎么办？

焦大星 （苦笑）这——这不会的。

焦花氏 你，你别含糊，我问你要真有这样的事呢？

焦大星 要真有这样的事，（望望女人）那——那——

焦花氏 那你怎么样？

焦大星 （直快地）那我两个都救，（笑着）我（手势）我左手拉着妈，我右手拉着你。

焦花氏 不，不成。我说只能救一个。那你救谁？（魅惑地）是我，还是你妈？